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唐三藏西遊釋厄傳 雙叉嶺伯欽留僧

卻說三藏捨身拚命，上了那峻嶺之間。行經半日，更不見個人煙村舍。一則腹中饑了，二則路又不平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只見前面有兩隻猛虎咆哮，後邊有幾條長蛇盤繞。左有毒蟲，右有怪獸。三藏孤身無地，真個有萬分淒楚，已自分必死，莫可奈何。卻說他雖（原作「那」）有災迍，卻有救應。正在那不得命處，忽然見毒蟲奔走，妖獸飛逃；猛虎潛蹤，長蛇隱跡。三藏抬頭看時，只見一人，手執鋼叉，腰懸弓箭，自那山坡前轉出。三藏見他來得漸近，跪在路旁，合掌高叫道：「大王救命！救命！」那條漢到跟（原作「邊」）前，放下鋼叉，用手攙起道：「長老休怕。我不是歹人，我是這山中的獵戶，姓劉名伯欽，綽號鎮山太保。我才自來，要尋兩隻山蟲食用，不期遇著你，多有衝撞。」三藏道：「貧僧是大唐駕下欽差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和尚。適間來到此處，遇著些狼虎蛇蟲，四邊圍繞，不能前進。忽見太保來，眾獸皆走，救了貧僧性命，多謝！多謝！」伯欽道：「我在這裡居住，專打狼虎為生，捉此蛇蟲過活，故此眾獸怕我走了。你既是唐朝來的，與我都是鄉里。此間還是大唐的地界，我也是唐朝的百姓，我和你共是一國之人。你休怕，跟我來，到我舍下歇馬，我明朝送你上路。」三藏聞言，滿心歡喜，謝了伯欽，牽馬隨行。

過了山坡，又聽得呼呼風響。伯欽道：「風響處，是個山貓來了，等我拿他家去管待你。」三藏見說，又膽戰心驚。那太保執了鋼叉，拽開步，迎將上去。只見一隻斑斕虎，這太保霹靂一聲，咄道：「業畜！那裡走！」那虎見趕急，輪身輪爪撲來。這太保三股叉舉手迎敵。這太保與那虎在那山坡下鬥了一個時辰，只見那虎爪慢腰鬆，被太保舉叉平胸刺倒，可憐呵，鋼叉尖穿透心肝，霎時間血流滿地。揪著耳朵（原作「躲」），拖上路來，好男子！氣不連喘，面不改色，對三藏道：「造化！造化！這只山貓，勾長老食用一日。」三藏誇贊不盡，道：「太保真山神也！」伯（原作「似」）欽道：「有何本事，敢勞過獎？這個是長老的洪福。」那伯欽就提著鋼叉，手拖山貓，在前引路。三藏牽著馬，隨後而行。

轉過山坡，忽見一座山莊。伯欽到了門首，叫小的們上前，把只虎扛將進去。吩咐教趕早剝了皮，安排將來待客。伯欽又令母妻出見。母親道：「明日你父親是周忌，就洩長老做些好事，念卷經文，到後日送他去罷。」這伯欽雖是一個殺虎手，卻有些孝順之心，聞得母言，就要安排香紙，留住三藏。拿幾盤爛熟虎肉，熱騰騰的放在上面，請三藏權用。三藏合掌當胸道：「善哉！貧僧自出娘胎，更不曉得吃葷。」伯欽聞得此說，沉吟了半晌道：「這等奈何？反是我請長老的不是。」伯欽的母親聞（原作「問」）說，叫道：「孩兒不要與長老閒講，我自有素物，可以管待。」叫媳婦就將素菜整理，鋪在桌上。三藏領受，下席拜謝，方才上座合掌，誦一卷揭齋（原作「齊」）之咒，吃了齋（原作「齊」）飯，就請三藏安歇。」

次早，伯欽起來，吩咐母妻又整素菜，管待長老，開啟唸經。請長老淨了手，同太保家堂前拈香，拜了香火，敲響木魚，先念了淨口業的真言，又念了淨身心的神咒，然後開《度亡經》一卷。誦畢，伯欽又請寫薦亡疏一道，再開念《金剛經》、《觀音經》，一一朗音高誦。誦畢，吃了午齋，又分《法華經》、《彌陀經》，各誦幾卷。又念一卷《孔雀經》，又天將晚。獻過了種種香火，化了眾神紙馬，燒了薦亡文疏，佛事已畢，又各安寢。

又早太陽東上，只見老母叫道：「伯欽孩兒，你來，我與你說話。」二人至前，老母坐在床上道：「兒呵，我今夜得了個喜夢，夢見你父親來家，說多虧了長老超度，已消了罪業，上中華富地，長者家去托生。」夫妻們俱呵呵大笑道：「我與媳婦皆有此夢，正來告稟，不期母親呼喚，也是此夢。」遂叫一家大小起來，安排謝意，替他收拾馬匹，都至前拜謝道：「多謝長老，超薦我亡父脫難超生，報答不盡！」三藏道：「貧僧有何能處，敢勞致謝！」伯欽把三口兒的夢話，對三藏陳訴一遍（原作「邊」），三藏也喜。安排早素，三藏吃了齋飯，又具白銀二兩為謝。三藏分文不受，但道：「是你肯發慈悲之心，送我一程，足感至愛。」伯欽又喚兩三個家僮，各帶器械，同上大路。